

钱景林 著

雷鸣时分

观念的冲突

灵魂的争斗

思想的交锋

一场史无前例的城市改革攻坚战

一个大义凛然、一身正气，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市长。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014034384

I247.57
3289

雷鸣时分

钱景林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北航

C1722708

I247.57
328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雷鸣时分/钱景林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2

ISBN 978-7-5321-5161-5

I. ①雷… II. ①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23861 号

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项目 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

出品人: 陈征

策划: 郑宗培

责任编辑: 郑理

封面设计: 王志伟

雷鸣时分

钱景林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375 插页 2 字数 229,000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161-5/I·4072 定价: 27.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北航

C1722708

主要人物表

雷 声	临州市市长	吴局长	临州市建设局长
董雅娟	雷妻,商业集团会计	郭主任	临州市民宗办主任
雷敏强	雷子,学生	张书记	市中区委书记
林 达	滨海省委副书记	陆 浩	市中区区长
安佳芳	林妻,模范中学党支部书记	徐国华	市第一百货公司经理
安 平	安侄子,雷同学	沈经理	市动迁公司经理
雷金生	雷父,高级技工	丁大宝	老码头居民,退休工人
肖丽娜	香港国际集团职工,雷同学	杨桂花	丁妻,退休工人
王芬林	黑龙江农垦总局党委副书记	王根生	出租车司机
方芝雯	王妻,农垦总局财务处长	徐神父	省天主教爱国会主任
严书记	滨海省委书记	张海涛	雷秘书
赵省长	滨海省长、院士	小 丁	顾秘书
李名豪	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小 陈	雷驾驶员
张志强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许先生	香港锦华公司董事长
黄茂才	省计委主任	吴先生	香港国际集团董事长
邱主任	省科委主任、院士	顾先生	香港玩具厂经理
朱理栋	临州市市委书记	陈先生	香港恒发集团董事长
曹志旭	临州市原市长、省政协常委	巩先生	香港宏基集团董事长
冯 俭	临州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董文勋	香港客商
顾 刚	临州市副市长	柳天豪	香港客商
李明良	临州市公安局长	罗伯特	香港海岛酒店集团董事长
张沪生	临州市规划土地局长	阿 尼	意大利客商

目 录

人物表	1
引子	1
一、多事之日	4
二、换届风波	29
三、难关挡道	60
四、转机出现	95
五、风云突变	140
六、迎难而上	169
七、山重水复	199
八、众人拾柴	247
九、柳暗花明	268
十、任重道远	292
后记	324

引 子

2013年春天一个平常的夜晚,滨海省的省会城市——临州市。

穿城而过的苏湾河宛如一匹璀璨的缎带闪烁在城市的夜景中,倒映着东岸高楼如簇,霓虹灿烂,也照见着西岸老建筑群的优雅韵致和繁华不息。河畔的金滩绿树成荫,栏杆皎洁,微风中弥漫着白玉兰和梧桐新叶的清香。在这个温暖的晴夜,市民们在河岸上散步,游客们不停地按动快门,孩子们在台阶上奔跑,情侣手牵手欢声笑语。这五光十色的人间灯火,倒是令当夜难得的一轮皎月显得有些黯然失色了。

游客和行人们沉浸于这美好的天气和景色中,没有人注意到,一位男子正沿着河岸孤身漫步而来。他的两鬓已经完全白了,但是高大的身材依然健硕,背脊依然笔直,浓眉大眼的脸上挂着笑容。看上去他是在专心欣赏金滩的美景,几乎出了神,可是他的双腿依然大步流星。以往,他在街上行走时,常常被市民叫出他的名字——雷声,然后被人群团团围住。可是那晚,他却在这一个人流驳杂的地方悠闲地散步,尽情享受这份难得的清静和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摆动着双臂,脚步也迈得更大了。

这时候,偏偏有一个人在他面前停下了脚步,还惊喜地叫了一

声：“雷声！”

雷声吃了一惊，抬头一看，却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想不到在这里都能碰到你！”

对面是一个女子，身材修长，面色红润，虽然上了年纪，一身运动装束却让她看起来和年轻人一样精神。她也笑了起来：“碰到我是很正常的，我这个老百姓天天晚上都在这儿健走锻炼身体。碰到你才想不到呢！你今天晚上一个人跑到这里来做什么啊？”

雷声假装皱眉说：“我就不能也来这儿健走啊？工作时，我是为市民服务的，退休后，我也是临州市的一个市民，也应该有权利享受这里的良辰美景吧？”

两个人就这样说说笑笑，并肩在河边散步。

女子眺望着河两岸鳞次栉比的高楼，感慨道：“以前上学时我十喜欢‘沧海桑田’这个词，觉得有历史的厚重感，如今我发现这个词用在形容临州市的变化上是最合适了。我常常恍惚，觉得这样的变化至少需要一个世纪，可是，你们只用了二十年就做到了。”

雷声笑而不语，女子狡黠地一笑，又故意提出反面意见来逗雷声：“也有人说，临州市如今建设成这样，已经不再是临州人的临州了。你看看这大街上……”她指着金滩不断流动的人群，“你看这么多外国人，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怪不得有人说临州市已经被全世界的人占领了。”

雷声再次被逗得大笑起来：“你说得是什么话呀！这又不是打仗，什么叫占领不占领的？”稍微停顿，他忽然又用更响亮的声音肯定说：“对，这就是打仗，改革开放是一场继解放中国之后最大的胜仗，不过不是谁占领谁，而是双赢，是临州市借用了世界的力量发展了自身，也正是这股力量，把临州市送到了世界的大舞台上！”

这一番话语，把雷声的思绪一下子带回到了二十年前。那是1992年，一个不平凡的春天，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如同一声春雷，在神州大地鸣响，又一次唤醒了中华儿女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的勇气，催生了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滚滚春潮，也促成了临州市历史性的巨变。

一、多事之日

1993年，一个深秋的傍晚。

天色阴沉，密布的乌云如同一张大网，遮住了夕阳的余晖，早早地天就黑下来了。街上刚刚点亮的路灯似乎还没有睡醒，发出昏暗的亮光。阵阵秋风刮来，使路人感到丝丝的寒意。

下班时分，临州市中心城区一条条狭窄的马路上，一辆辆挤满乘客的公交车、装满货物的大卡车和小轿车、出租车，成群结队的助动车、自行车，还夹杂着一些黄鱼车，把道路挤得满满的。沿街一些商店肆意地把货品摆在门外，占据了原本就不宽的人行道，把路人也挤到了马路上行走。正在修建的地铁一号线几个车站工地，占用了一些路面；正在拓宽改造的几条马路，因施工需要也局部封闭。这一切，使道路的通行能力更加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自行车、特别是助动车自然成了最佳的交通工具，只见骑车人在车流里、夹缝中灵活地穿梭，其他大小机动车辆却只能慢慢地爬行。

临州市机关大院位于延平中路800号，这里是名副其实的临州市中心，城市“原点”的标志就安放在在市政府办公大楼的门厅里。大院占据了整整一个街坊，围墙外是东西南北四条马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刚在此地设立市级办公机关时，附近十分冷清，围墙外的人

行道上,很少有行人来往;四周的马路上,除了延平中路这条主干道外,其余三条马路鲜有车辆驶过。大院里是呈“品”字形组合的三幢办公楼,全都面南向阳,中间那幢八层高的是市政府机关办公楼,东西各一幢五层的分别是市委和市人大、市政协办公楼。这些建于三十多年前的建筑,当年也曾是那样雄姿勃勃、风光无比,也曾是那样令人瞩目、心生景仰,在很长时期里,它们是这一带建筑物的制高点。

几十年过去了,这里的一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周边一幢幢形态各异的高层建筑拔地而起,这几幢办公楼显得那么矮小、陈旧,这个院子也似乎成为这一带的洼地。院子周边的围墙早已拆除,盖起了各种建筑,有的用作机关辅助办公用房,有的还开起了银行、商店,机关大院北面不远处的天津路商业街,经过几轮改造,商店越开越多,从原来集中在东端,逐渐向西延伸,几乎已接近机关大院。于是,周边的行人渐渐多了,四周的马路上车来车往、川流不息,汽车喇叭声和各种喧闹声时常飞入院子,所以机关沿马路的办公室窗户常常紧闭。院子大门对面是市民广场,这几年经过扩建改造,面貌已然大变,一棵棵挺拔的大树和一片片天鹅绒般的草坪,宛如一幅美丽的画卷,成为市民休憩的好去处。这些变化,使院子里的人们越来越觉得在这里办公,与周边环境很不协调。据说,有一届市委、市政府曾议论过机关搬迁的话题,终因各种原因而搁置。

此时,院子里大部分办公室的灯光已经熄灭,下班的机关工作人员有的推着自行车,有的步行,三三两两地从位于延平中路的大门往外走。

雷声跨出市政府办公楼的大门,正巧迎面一阵风吹来,他不禁打了个寒战,下意识地往上提了提风衣的领子,一骨碌钻进早已等候在

门口的黑色奥迪轿车。

这天，是雷声四十五岁生日，更为凑巧的是，在去年的同一天，他被临州市人大常委会任命为代市长。一个多月前，妻子董雅娟就与他约定，要和儿子雷敏强一起为他好好庆祝一下。当时，她只说庆贺生日，只字未提当代市长的事。在她看来，当不当市长无关紧要，她只需要一个能够相濡以沫、相伴到老的好丈夫。

雷声与董雅娟喜结连理是在北大荒，说起他俩的结合，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当时，下乡到黑龙江农垦工作的雷声，已从农场调到了省农垦总局，担任局党委副书记王芬林的秘书。王芬林和夫人方芝雯十分喜欢这个勤奋好学、正直能干的江南小伙子，夫妇俩从思想、工作到生活，全方位地关心雷声，如同对待自己儿子一般。随着时光的流逝，知识青年们陆续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是在那个年代，青年人尽管政治上成熟得早，这方面却开化得晚，雷声尤其如此。眼看他已过了二十五岁生日，却仍然按兵不动，王芬林、特别是方芝雯替他着急起来。趁一次雷声来家里送文件的机会，方芝雯把他叫到客厅里坐下，开口便问：

“小雷，你到底打不打算扎根北大荒？”在那个年代，“扎根北大荒”是知青表现好的“最高境界”。

“当然扎根啰，我从来也没想要离开这里呀！”雷声肯定地回答。

“那就好，你今年已经二十五岁了吧，也老大不小了，该谈对象了。”方芝雯切入了正题。

平日里工作中待人接物已经颇为老练的雷声，一听到“谈对象”几个字，脸上却微微有些泛红。“工作这么忙，哪有时间啊。再说，也没有合适的人，以后再说吧！”

“这是老王的不对了，他让你忙得连谈对象的时间都没有，我找

老头子算账去。至于人嘛,我看我们财务处的董雅娟倒挺合适的,又漂亮又贤惠,跟你是老乡,也是临州的。你要看着可以,我给你们牵个线?”那时方芝雯是农垦总局的财务处长,董雅娟是从基层农场选调到财务处的出纳员。

听到方芝雯说要介绍董雅娟,雷声差一点笑出声来。原来董雅娟是雷声就读模范中学时的校友,比雷声低一年级。她是个性格文静的女孩,平时言语不多,但学习成绩拔尖,不仅语文成绩好,数理化成绩也不错,连不少男同学都向她讨教。1968年初秋,雷声和她是同乘一列火车来到北大荒的,分在同一个农场、同一个连队。从同学到同事,一起工作了几年,雷声对她的印象很好,刚调到省农垦总局的那段时间,雷声还与董雅娟通过信。起初,董雅娟都及时回复,后来却往往拖一阵子才回,再后来,就干脆有去无回了。这样,他俩就中断了联系。以后,雷声听原来同一连队的其他同学说起,才知道原来是他和董雅娟通信的事,被一些爱管闲事的人得知后,在背后议论董雅娟不安心在农场工作,去高攀已调到城市工作的雷声,这对性格要强的董雅娟刺激很大,就不再给雷声回信了。

本来,雷声对董雅娟只是有好感,至多可以说是有一些朦朦胧胧的倾慕,现在经方芝雯这么一挑明,雷声似乎恍然大悟,觉得董雅娟确实是个可以考虑的人选。但想到与董雅娟曾经通信后又中断的那段经历,不知道董雅娟的近况和对此事的态度,不好意思在方芝雯面前直接表示同意,就有些吞吞吐吐地说:

“方处长,谢谢您的关心。我和小董是老同学,到北大荒后,还在一个连队工作过,只是这几年联系少了。不知道小董现在是不是有对象了?”

听雷声这么一说,方芝雯乐得大笑起来,连声说:

“没想到你们还是同学,那更好了,我马上去找小董,问问她的态度,回头就告诉你。我看你俩是天生的一对!”

性格直爽、办事利索的方芝雯,连当红娘也是这么雷厉风行。当天晚上,她把雷声和董雅娟请到自己家里见面,完成了牵线搭桥的任务。

就这样,雷声和董雅娟又从同事变成了恋人。第二年,他们一起回临州市探亲,得到双方父母的认可。三年后,他俩在王芬林和方芝雯的祝福声中一起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无论是在黑龙江农垦还是回到临州市,结婚十多年来,雷声和董雅娟一直互相尊重,小日子过得挺滋润,说心里话,董雅娟对雷声是很满意的。别看雷声官越当越大,在外面风风火火、号令三军,对她还是很体贴的,常常会从单位食堂买些菜回家,以减轻她的家务负担,休息天,还主动和她一起打扫卫生。说出来可能有人不信,雷声还擅长踩缝纫机,家里有什么针线活,就由他承包了。由此,单位的同事和邻居们都称雷声为“模范丈夫”,也有人开玩笑说雷声“怕老婆”。每每听到这些话,董雅娟就会板起脸说:“不许你们瞎说八道!”好像是很生气的样子,其实心里美滋滋的。

轿车才驶上延平中路,就遇上堵车。驾驶员小陈虽然才三十出头,却是一个已有十多年驾龄、技术娴熟的老驾驶员了,他十分了解雷声的脾气,没有特别紧急的情况,是不准闯红灯或逆向行驶的,于是只能跟着车流一步步往前挪。看这个架势,没有一个小时是到不了家了,急于回家的雷声只能无奈地皱了皱眉头,把头靠在座椅的后背上,闭上眼睛,打算在车上休息一会儿。可刚一合眼,白天遇到的几件事又一幕幕地在眼前回放。

本来，雷声约好这天上午十点去拜访虹浦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的上级主管部门领导——省科委的邱主任。多年来，临州市政府与高新区管委会因税收分成问题而产生矛盾。特别是最近实施“土地批租”以来，为土地出让金政府所得部分的分配问题，双方矛盾又进一步加剧。雷声就任市长后，一直想改善与高新区的关系。这次，原本满怀诚意想去实现“破冰之旅”，没想到却发生了火上浇油的事。这天一早雷声刚踏进自己办公室，就接到了邱主任打来的电话：

“雷市长，你真行啊！一面说今天要来省科委，商量改善与虹浦高新区的关系；一面昨天又让公安局抓了高新区工作人员，当面一套，背后又是一套，搞的什么名堂？！”邱主任是科研专家出身，是中科院院士，说话历来直来直去。这次在电话中是怒气冲冲地责问雷声。

一听这话，雷声完全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连声问：

“什么，什么？邱主任，请您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的一点都不知道。”

“市长大人，别装模作样了，没有你的指令，公安局敢抓我们的人？我现在请你马上放人，不然的话，你也不用到我们科委来了！”

雷声马上请市公安局和高新区所在区的领导来到自己办公室，向他们了解情况。事情原来是这样的，近几年，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在区域内建造了一批职工住宅，按规定应交给地方政府一定比例的建筑面积，作为公建配套设施使用，但高新区管委会一直借故拖着不交，致使原本打算利用公建配套房在住宅区内开设的菜场一直无法落实，居民们意见纷纷。无奈之下，当地街道办事处就利用住宅区路边的一块空地，搭建了一些临时建筑作为菜场之用。这样，居民吃菜的问题得以缓解，但占用的这块土地，高新区正划入打算“批租”的范

围,高新区管委会一再催讨归还。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干部小蒋带领一群民工,趁着傍晚菜场收市的时候,将这些临时建筑全部砸掉。当街道办事处领导得知消息赶到现场时,眼前已是一地的碎砖块、破木板。当地公安派出所很快查清此事是小蒋领头所为,在征得分管城市管理的顾刚副市长同意后,当晚就以“故意毁坏国家财物”为由,将小蒋拘留审查。

看来,这件事有历史的原因,并不是一般的突发事件和个人行为。按以往处事的经验和直觉的判断,雷声觉得此事不宜按刑事案件处理,可以暂缓采取强制措施。但是雷声又考虑到,顾刚富有行政经验,既然他已经过问并且做出这样的决策,相信总有他的道理。而且公安局领导也不赞成马上改变决定。于是,雷声只是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公安局领导,希望他们慎重处理此事,同时亲自打电话给邱主任,表示已联系过公安局,他们会妥善处理。本来以为雷声会立刻放人的邱主任当然很不满意,没等雷声讲完,就“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原来打算通过心平气和的商谈,来缓和乃至解决历史形成的矛盾,不料现在却雪上加霜,矛盾反而更加激化,这使雷声领教了自己所面对的复杂局面。

高新区的事情还没处理完,秘书张海涛又送进来一张省政府办公厅发来的通知,请雷声明天去省政府参加一个由一位中央老领导主持召开的关于土地批租的座谈会。照理说,到省政府开会家常便饭,可这次却非同寻常。

时钟已敲响了十二点,雷声正准备到食堂去吃午饭,办公桌上的红机电话铃声响起,雷声拿起听筒,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小雷啊，参加省政府座谈会的通知收到了吧，我特别要给你打个招呼，这次来的那位中央领导，曾经多年担任咱们省委第一书记，是我非常敬重的老首长，在中央可很有影响力喔，……听说他是带着一厚叠举报信来我省调查土地批租问题的，好像有兴师问罪的架势……你是他亲自点名要到会的，看来他很关注临州的批租情况，你发言可要谨慎小心，把握好分寸呀！”

这是省委副书记林达的语音，一个略带山东方言的普通话音，与众不同的是，他说话慢条斯理，却很有穿透力，没有“哼哼哈哈”的官腔，但说几句话便有一个自然停顿。从来，听到林达的声音，雷声都感到特别亲切，但今天却没有这样的感觉，反而像噎了一下似的，没马上作出什么反应。电话那头的林达似乎看到了雷声尴尬的神色，没等他吭声，便又说了下去：

“其实，我对现在这样大张旗鼓地搞土地批租也早有疑虑，各方面对批租的意见很多。这个事情有一定的政治风险，我不是几次提醒你要谨慎推进吗？……据我分析，中央对土地批租政策可能要作重新考虑，省委也打算专门研究，你要有思想准备。”

“谢谢林书记提醒，我会见机行事，保证不走火，请老领导放心。”雷声嘴上说得轻松，心里却一阵阵抽紧：城市旧区改造缺乏资金的难题已困扰我们多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使人们解放了思想、迈开了步子，向国外、境外学来了土地批租的办法，现在才开始尝到甜头，难道就要紧急叫停？真要如此，将使临州市刚刚兴起的旧区改造、城市建设高潮陷入僵局，后果不堪设想。

雷声是一贯尊敬和服从领导的，对林达尤其如此，因为他和林达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他们曾是同住一幢房子的老邻居，可以说，林达是看着雷声长大的。林达又是雷声的老领导，雷声是在林达的帮

助、培养下一步成长起来的。

林达是一位老干部，他在就读大学时，受进步思想影响，毅然投笔从戎。当年，他随部队从家乡山东南下，参加过解放临州市的战斗。在临州市就地转业后，就被分配住到茂昌中路一幢花园别墅的三楼。林达是一位山东汉子，又曾经是一名军人，但在他身上更多的是儒雅的知识分子气质，略显清瘦的脸上架着一副秀朗架眼镜，脸上始终带着微笑。“文革”前，还不满四十岁的他就担任了临州市委教卫部副部长，他的夫人安佳芳是雷声就读的省重点中学——模范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可惜膝下没有子女。

雷声才两、三岁时，就随同父母搬进茂昌中路那幢花园别墅一楼居住。雷声的父亲雷金生在造船厂当技工，他技艺超群，车、钳、刨样样精通，确定工资级别时，被定为最高等级的八级工，可能由于这个原因，被单位分配到这里居住。

那个年代，曾经南征北战的老干部是很受社会尊重的，但因为社会地位相差悬殊，普通市民往往对他们敬而远之。然而，林达却丝毫没有大干部的架子，见到邻居会主动招呼。他特别喜欢孩子，平时早出晚归、忙于工作，但一到星期天休息，他会主动邀请楼下的几个孩子到三楼他家来玩。林达特别喜欢雷家的大儿子雷声，而安佳芳和雷声还有师生的关系，特别是雷声当选为校学生会主席后，成为安佳芳工作上的助手，亲密程度更不用说了。夫妇俩简直把雷声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那样疼爱，雷声也十分乐意向尊敬的“林伯伯”、“安大妈”敞开心扉。

当年，雷声从农村返城后，起初被分配在手表厂当钳工，后来，临州市为了解决机关干部青黄不接的问题，在企业优秀职工中招收机关干部，是安佳芳亲自以模范中学党支部的名义，向临州市人事局发